



数字报网址: <http://www.lsrbs.net>
责任编辑:刘平 编辑:王君华
版式设计:李英勇

习
作
园
地

乡归井研

■井研中学2027届7班 王可欣
指导老师:刘淑梅

故乡是一条蜿蜒绵长的小路,人们踏上去,从繁华走进平淡,从喧嚣走入宁静,归根结底不过是为了寻得一方静谧,好让这漂泊的灵魂安然有所依。

对于井研人来说,乡路的尽头就是井研,是茫溪河畔岿然不动驻守百年的四季桥,是巷口老屋下簌簌作响的剪纸,是梅家湾漫山遍野飘荡着的阵阵柚香……

桥畔

四季桥的柏油路,被茫溪河随风而上的水汽浸得润过了青石板。踏上桥面的那一刻,时光像是有了重量,慢慢沉下来。

南宋四季的雕像安静地矗立桥边,历经风霜承载着治学不辍的卓然气节,四位“老辈子”或低眉垂首,或昂头挺胸,就这样看着桥下河水滔滔,桥上车水马龙,心里装着乡梓的安宁与兴盛,沉默守着井研人民的过往故事,等待归人与来者的诵读。

不声不响,却时时都在。如今的四季桥,见到了历史奔腾的尘嚣。

晨光刚漫过河岸,薄雾还没散,桥边树下的石凳上就围满了老人,字牌、闲聊、晨练、买卖……声音被河水轻轻托着,飘不远,就落在桥面上。桥上是桑榆非晚,桥下是旭日东升,桥下的河岸边,孩童们追着跑,笑声亮得像刚抽芽的柳叶,带着点脆生生的嫩。

河水总在滔滔地流,载着过往的故事,也映着眼前的安宁。四季桥就像个沉默的守望者,看过井研的岁月流转,也守着家乡人安居乐业的闲适。在这里,风是温的,带着乡土的潮气;笑声是实的,藏着归乡的安稳。

乡之所在,从来都不是什么华丽的所在,只是这样一处能让心沉下来的角落,让漂泊的灵魂有个地方停靠。

剪纸

童年的记忆中,家里老辈的手上总是带着奇异的魔法。红纸在指尖翻飞,剪刀开合间,纸屑簌簌往下落,落在脚边的青石板上,转眼就堆起薄薄一层,轻轻地罩在童年的心间。再抬眼时,纸上已多了些栩栩如生的纹样——或是翩跹的蝴蝶,或是饱满的福字,或是带着井研印记的台柚、卓筒井。这门指尖上的魔法,跃过一代代人的指尖,穿过童年,落到现在,人们叫它非遗。

直到长大,明了事理,才知道她们的指尖,悠悠地勾勒出图样,剪的剪纸,原来她们全是对游子的牵挂,对下一代的期盼,和对流逝岁月的无限追忆。于是,这一点红,从指尖到窗头,一直绵延到远方回望故土的目光中。

更重要的,是这一剪一刻里,藏着文脉的传承,藏着历史的重量。“老辈子”总爱把井研的故事剪进纸里,四季桥的过往,盐马古道的繁华,三江宋塔的沧桑,都成了红纸上的风景。每一代人的上下求索都是从上一代人手中接过什么,剪纸这项技艺于是就从龟裂的褶皱上落在了巴掌还没剪刀大的小手上,她们看着稚嫩的指尖握着剪刀,慢慢剪出歪歪扭扭的家乡模样,便知这份属于井研的记忆,不会断。就像茫溪河的水,不管遇到什么阻碍,总会慢慢流淌下去。红纸流淌下,乡的味道、文的根脉,就这么被稳稳地接住了。

柚香

梅家湾的台榆林,是刻在井研人骨子里的清甜。春风一吹,雪白的柚花缀满枝头,香气清润悠远,漫过田埂,绕过老房子,钻进每一个井研人的鼻间。这香气,跟着井研人的一生,不管走多远,只要一闻到,就知道是家乡的味道,心就会猛地一沉,想起些什么。

留在家乡的人,早习惯了这份柚香相伴的日子。春日里在榆林间除草施肥,袖口沾着花粉,说话都带着点醉人的甜;夏日常在树荫下纳凉闲谈,蚊虫叮咬也不恼,只当是家乡的亲近;秋日踩着梯子采摘沉甸甸的果实,剥开浅橙鹅黄的果皮,细嫩的果肉甘甜多汁,满口都是阳光与土地的馈赠,是任何山珍海味都替代不了的滋味;冬日里,窗台摆上几个台柚,清润的香气就漫满了屋子……

务工在外的井研人,对柚香的牵挂更甚。每到柚子花开的时节,那熟悉的香气总会穿过千里风尘,在心头漫开。闭上眼睛,就会想起儿时时在树下追逐嬉闹的时光,想起长辈采摘台柚时的身影;会想起家乡的现在,榆林是否依旧繁茂,亲人是否安康;也会期盼家乡的未来,期盼着归乡时,能再闻一闻沁人心脾的柚香,尝一尝那熟悉的清甜,把在外的委屈与疲惫,都融进这香气里。

无论走多远,柚香都是井研人最清晰的乡愁坐标。循着这香气归来,看见桥畔的安宁,听见剪纸的簌簌声,尝到台柚的清甜,便知,乡已在身旁。时代变迁,沧海桑田,唯一亘古不变的是这里的乡味,还是那样的温,那样的实,能接住所有漂泊的脚步,能安放所有疲惫的灵魂。

峨绣图(组章)

徐澄泉

(一)

四峨山从晨雾中出来,俯瞰云中梯田,飘逸成丝绸。

镜子般的田畴,谁的手笔勾出褐色的曲线?——是仙女飘飞的裙裾,抑或她顾盼多情的目光?农人的身影,被一张宣纸洇成墨点,辗转腾挪之间,把日子种进一方锦绣里。

梯田奏响牧歌。田垄是起伏的音阶,秧苗是跳动的音符,牛哞是悠长的颤音。

夕阳镀金时,一幅织锦宣布完成。波光与田埂交织,光影灵动互现,织就天上人间。

(二)

传说,四娥跑得太慢。大姐、二姐、三姐已化作峨眉,二峨、三峨,渐行渐远。四娥气得跺脚,回望处,归路隐入烟岚。

这不正是一块绝妙的锦缎么?那起伏的曲线,是天然的纹理;那润泽的泥土,是底料的颜色。她笑了,静心坐下来,坐成一座四峨山。以指尖为针,以雨水为线,她要绣一幅“峨绣图”。

(三)

麻鞋踏破盛唐的山路,甲冑在月光下泛出冷光。

一队屯垦人奉命而来,本欲种下

军粮,却被漫山的锦绣留住——铁锄悬在半空,竟不忍落下。

“谁绣的?”只有山风,卷起稻花香。

某夜,一个戍卒梦见一位素衣女,手把手教他插秧苗。醒来,他放下刀剑,拿起了锄头。从此,他和他的同袍,也成了绣品的一部分——粗糙的针脚里,织进铁血,也织进柔情。

营盘撤走了,士卒留下来。他把自己化作一尊岩石,至今守护那幅没有完成的绣图。

(四)

四峨山村的农人,不说刺绣的话。他们只说节气,说雨水,说秧苗的长势,算着生态米的收益。可你看他们插秧的姿态——弯腰,后退,手指入泥,仿若针穿经纬。

一行行秧苗笔直如线,一块块水田平整如绢。

“这米,也是绣出来的。”鲜正祥摩挲着“四峨印象”的包装袋,上面印着的梯田,正是他们替四娥续上的针脚。

(五)

四个姑娘从城里回到山村。她们不种稻,专种茶。三千亩茶园在山坡上铺开,如一片绿色的云。

素手翻飞,指尖掐下嫩芽,亦是拈针走线。铁锅翻炒,高温逼出茶香,茶叶卷曲舒展,像绣一幅抽象的

山水画。

姑娘们说:“四娥教过我们绣田。绣茶,也是一样的功夫。”

(六)

诗人来到四峨山村,站在985米的高处找灵感。

云在脚下走,水在天上流。他仿佛看见四娥的绣架还在转,盛唐的军旗还在飘,农人的汗水还在滴,茶姑的指尖还在飞。

他掏出笔……最终只写下:“大地是绣绸,时光是绣线。”

(七)

旅人脱下皮鞋,换上雨靴。租下半亩方塘,练习插秧、打谷、舂米,体验采茶和制茶。手指沾满泥土,脸上笑出灿烂的表情。

“在干什么?”

“在绣花。”

“绣什么?”

“绣自己。”

烟火人间里,他们用这古老的针法,试图修补内心荒芜的山水。

(八)

恍惚中,他们的身影渐渐重叠,交织成一张巨大的绣图——

有山,有水,有人,有牛,有稻,有茶……

而我,也在这幅绣图中。

行
走
笔
记



草原麋鹿。

伍志尊 摄

一部中唐文人的奋斗史与挣扎史

——评毛中胜长篇传记小说《叶落长安》

杨不易

说到唐代诗人贾岛,大多人都会脱口背出“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或者“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的诗句,或者想起他那个著名的外号——诗奴,但对贾岛更多的了解,就谈不上来了。的确,于普通大众而言,贾岛“推敲”的典故无人不知,但他的人生故事,却显得很冷门。毛中胜所著的长篇传记小说《叶落长安》,以独特的叙事结构和诗意图本,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贾岛,为大众读者提供了了解贾岛的独特视角和阅读体验。

贾岛出身寒微,为了生存甚至不得不出家为僧,后来在文坛大家韩愈的鼓励和提携下还俗参加科考,虽才华横溢声名在外,却终究未能考取功名,直到60岁才被授为长江县(今四川遂宁市大英县)主簿。小说集中笔力,展现贾还俗后积极入仕、屡战屡败的一生。贾岛的命运沉浮,也是一个时代的悲歌,中唐时期社会的缩影——耗尽了所有的努力,却终无力阻止大厦将倾,走向衰落。《叶落长安》虽以贾岛为主角,实际上写了一部中唐文人奋斗史和挣扎史,绘了一幅萧索的时代长卷。基于这样的写作背景和目标,作者匠心独运,使得《叶落长安》有了显著的优点和特点。

作者发挥传记小说的优势,以极富文学性的想象,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贾岛。贾岛一生都处于社会底层,官方的生平资料极少,连生卒年都有很大争议,要完整地还原其一生,有不少困难。毛中胜于海量文献史料和贾岛及其师友的诗文作为真实根基,加以合理的想象补充生活细节完成了这部小说。比如贾岛与韩愈等师友相

遇、相知的交往经过,费尽心力去行卷和干谒等,都使贾岛这个人物形象立体起来。《叶落长安》里的贾岛,不再是浩瀚唐诗中一个落寞的背影,而是一个鲜活的普通人,他为诗才而自负,为功名而苦闷,为前程而卑微,对师长尊敬而忠诚,与友人琴歌酒赋相携相扶,为师长韩愈的去世而痛哭流涕,因知己张籍病重便狂奔去看望……

以人际关系为基础的辐射式叙事结构,成功塑造中唐文人群像,展现中唐社会的文人风貌与时代特征。在《叶落长安》中,作者没有采用一般传记的纵式结构,平铺直叙去讲述人物的人生历程,而是以贾岛的交游网络为切入点,搭建起一个“人际关系网”,通过“恩师篇”“知己篇”“故人篇”“行卷篇”“干谒篇”“后生篇”“提携篇”“长官篇”“番外篇”等章节,系统梳理和呈现其与韩愈、孟郊、张籍、姚合、王建、李益等师长、友人和上级等的交往。这些章节均以贾岛为叙事中心,但又相对独立,反复从不同角度不同时期叙述贾岛的不同遭际。正是因为有了这种独特的叙事结构,使得《叶落长安》一书并没有简单复述贾岛的一生,而是在讲述贾岛故事的同时,也讲述了这些师友的人生际遇,塑造出一群鲜活的诗人形象,拼贴起中唐文人群体的生存图景。

以诗意又充满生活气的文学语言,完成了对诗人群体充满理想却残酷的真实生活的描绘。为诗人作传,往往需要在其诗文中寻踪觅迹,以补全其人生轨迹和故事。而如贾岛这样的底层文人,更是缺少权威翔实的生平史料,关于他的很多故事和心路历程,都来自对相关诗文的梳理解

析。在《叶落长安》里,关于贾岛的很多故事,其实都是从诗文内容和背景中进行衍生的。但作者并未局限于对诗文的简单解读,而是以普通人的视角和心境,去叙述背后更生活化的可能性。作为一个无家世、无背景、无钱财的普通人,贾岛首先要做的,是努力地活下去。他的生活里绝对不只是诗情画意,而是充斥着衣食无着、前途无望的残酷现实。在屡战屡败的科考中,承受一次又一次绝望;在与官员的往来中,看尽仕途凄凉;在向封疆大吏的干谒中,是不得不依附权贵的无奈;在与底层文人的交游中,又感受到饱满的真挚情谊……因此,作者在写作中刻意回避了贾岛诗歌艰涩、幽僻的一面,主要选用和解读其投献、送别、酬唱等诗作,对这些有着明确人际关系和现实目的性的诗作的解读,及背后故事的合理想象和叙述,既避免了诗人形象的悬浮感,还无意塑造了一个生动的、有血有肉的,甚至可以说充满了人性复杂的真实贾岛。

“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叶落长安》里的长安,不是李白的长安,也不是白居易的长安,而是属于贾岛和他的朋友们的长安。

有着近年来发展历程的传记小说,以真实人物生平为基础结合小说手法进行创作,因为更具文学性的想象和文本,弥补了纪实性传记枯燥生硬的一面,得到了大众读者广泛的欢迎。毛中胜的《叶落长安》正是这样一部兼具真实性与文学性的优秀作品,读者在其中不但能共情贾岛和他朋友的人生命运,更能读出彼时社会万象和人性困境。

边城五月(外一首)

许兵

塔吊工

塔吊把钢筋
送到十楼
放稳

钢筋不知道
自己被弯成什么形状
塔吊司机也不知道
她每天送的是窗框、是护栏
还是楼梯

云从吊臂边过
她伸手
够不着
云也没停

一只鹰从大风顶飞来
从横担上方
翻过去
没往下看

安全帽

安全帽扣上
脸就小了
帽檐压出的印子
中午还在
下午被汗
泡没了

有人把帽子
倒扣过来
盛水洗脸
泥沉下去
水清了

他看着那盆水
看见自己的脸
在泥与水之间起伏

有灯光或许也有月光
都在闪烁
他不知道
哪个会先停

灶火里的茶香

吴祖榜

嫩叶在铁锅中
接住灶膛跃起的焰火
每一次翻炒,揉碎
晨雾凝于叶尖的清露

柴火跳跃
把山野的青涩焙成轻黄
茶梗里藏着的山风
顺着指尖的螺纹,醒来
不急
不急
不急
先渗入铁锅滚烫的心
随汗滴滚过一道道茶壑
再化作灶间不散的暖雾

是火吻过叶底的甘醇
是风裹着新茶的微苦
在水汽里慢慢摊开
像茶山洒下来的云
轻轻罩着

百年烟火揉进每一片
炒得发卷的翠色
原来这香——
是茶农掌心长存的余温

它绕着柴烟,缠过竹筐
从灶头悄悄漫出
漫过千重茶壑的绿
漫成每一天,最暖的归处



湿地飞鸟。

魏培全 摄

乐
读